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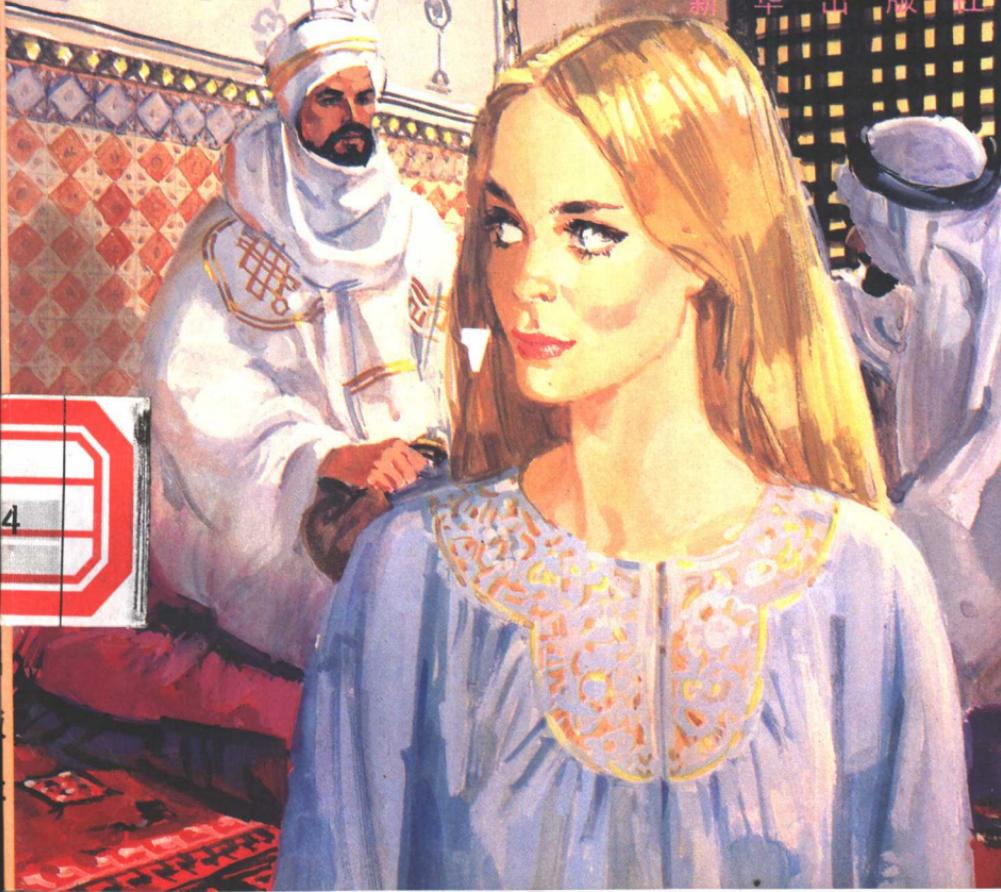
芭芭拉·卡特兰浪漫小说系列

BARBARA CARTLAND

圣城奇缘

NO DISGUISE FOR LOVE (英)芭芭拉·卡特兰 著

新华出版社



(英)芭芭拉·卡特兰 著

圣城奇缘

李福胜 张体斌 秉常 译

京新登字 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城奇缘/(英)芭芭拉·卡特兰著;李福胜等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4.2
ISBN 7-5011-2473-6

I . 圣… II . ①巴… ②李… III . 中篇小说—英国—现代
N .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311 号

國際中文版授權 ◎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2. Cartland Promotions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Cartland Promotion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3.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版本专有版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圣城奇缘

[英]芭芭拉·卡特兰 著

李福胜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98,000 字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73-6/I · 98 定价: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874 年	(1)
第二章	(25)
第三章	(44)
第四章	(63)
第五章	(84)
第六章	(106)
第七章	(127)

第一章

1874年

卡尔瓦戴尔侯爵向客厅的一端望去，只见赫斯特·谢尔登夫人正在肆无忌惮地同法国大使调情。

他完全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这么干，但是这并没有像她所希望的那样在他心中引起妒意。

他只是很恼怒。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使他感到厌恶的话，那就是女人或者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中作出如胶似漆的样子。

他极爱挑剔，追求过许多妇女，当时这些人并没有作出回应。

他得到伦敦的大多数著名美人的青睐。

然而他非常谨慎，并且经常意识到自己的门第。

不管他生活得多么愉快，他决心永不玷污家庭的名声。

此刻他决心为他同赫斯特夫人之间的风流韵事画一个句号。

这位夫人毫无疑问是整个社交界最可爱的女人之一。

然而在她的性格中有一种放荡不羁的派头，使侯爵皱眉头。

赫斯特夫人是巴特尔登伯爵的女儿，她在十七岁上

曾经到印度和她的父亲住在一起，当时她的父亲担任马德拉斯总督。

她神魂颠倒地迷恋上了她的父亲的一个副官。

戈登·谢尔登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穿起制服来无疑是极帅的。

由于同总督官邸的关系，加上印度的迷人的景色，他具有极大的魅力。

尽管她的父亲疑虑不安，她还是坚持要嫁给戈登·谢尔登。

有两年时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愉快。

后来伯爵的五年任期届满，于是他回到英格兰。

在经历过总督官邸的排场以后，赫斯特夫人面临一种抉择。

她究竟是同她的丈夫一道住在奥尔德肖特或者其他某个陆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军人眷属宿舍，还是回到她的父亲在诺福克的住宅？

她选择了后一种做法，而从这个时刻起，她的婚姻就已经名存实亡。

戈登被派往海外，赫斯特在听说他在非洲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阵亡的时候，反倒觉得松了一口气。

由于维多利亚女王的眼睛老是在盯着她，她不敢使她的服丧期短于一年。

在这段不愉快的岁月过去以后，她立即来到伦敦。

这时候她变得更加美丽动人了。

通过不断的练习，她还学会了用闪动睫毛来征服男

人的技巧。

在她的父亲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舞会以后，她成了伦敦整个社交界仰慕的人物。

从那一刻起，她成了时髦社会的每一个未婚男子宴请、赞扬和追求的人物。

这自然使她飘飘然。

虽然她有了好几个恋人，但是她拒绝了十多个人的求婚。

她冷静地作出判断：在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她是合适的。

好像命中注定似的，她终于遇到卡尔瓦戴尔侯爵。她一见到这个人，就立即意识到他正是她想找的丈夫。

他出身于名门，而且极其富有。

他还一表人才，具有使见到他的每一个女人倾倒的魅力。

麻烦的是这位侯爵决心不结婚。

他在他的朋友中间见到的不愉快的婚姻太多了。因此他不想使自己受到一个女人的束缚，使这个人成为自己的妻子——仅仅因为她同自己正好门当户对。

或者因为他的家人会同意她当卡尔瓦戴尔侯爵夫人。

他将近而立之年，但是当他的奶奶、婶婶、堂姐妹催他结婚的时候，他大笑不止。

他问道：“何必着急呢？我有的是时间，要想生多少孩子作为继承人都可以。老实说，我更喜欢的是我的自

由。”

他的自由就是在女人中间周旋。

他还非常成功地拥有一些供比赛用的马，并且到很多地方旅游。

这样做有时候只是为了消遣，有时候则是应外交大臣或者首相之请。

在他看来，如果他不得不携妻子同行，那就会把一切事情弄糟。

妻子就会使他的行动受到限制，并且无疑会抱怨说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

赫斯特夫人花了将近六个月的时间，才终于用她的甜言蜜语打动了侯爵。

这还是因为他们参加了一次家庭招待会，而他们俩都觉得这次招待会极其乏味。

侯爵是受到哄骗而接受亨廷登郡的历时三天的射猎雉鸡的活动的邀请的。

这种活动听起来好像很有趣。然而当他到场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东道主的大多数客人的年纪都比他大得多。而其余的人都是与他毫无共同之点的乡巴佬。

他到场以后仅仅一小时就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唯一的可取之处是赫斯特·谢尔登夫人来了。

他不知道这位夫人事实上是花了很多力气才争取到参加这次家庭招待会的。

她曾经听说他接到邀请，知道这正是她盼望已久的好机会。

对侯爵来说，找到一个“志趣相投”的人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他发现赫斯特夫人的卧室同他的卧室相距不远，在同一条走廊边上。

他认为同她呆在一起至少可以使一个极其令人厌烦的夜晚好过一点。

他没有错。

他猜想赫斯特夫人在床上也许会是一只母老虎。事实果真如此，而且远不止于此。

第二天鸟儿飞得很高，而且鸟儿的数目很多，他觉得打猎很有趣。

在进晚餐的时候，他坐在赫斯特夫人旁边，这也是令人欣慰的事。

他们只是彼此敞开心扉交谈，几乎没有同坐在两边的人说一句话。

在晚餐过后不久，他们俩都上床睡觉了。

到他们回到伦敦的时候，赫斯特夫人确信侯爵正是她的心上人。

由于那时候他还没有交其他女友，因而他们俩天天都见面。

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在一起度过夜晚。

他不肯放松他的原则让她住在他的家里，这使赫斯特感到恼火。

虽然她同他一道吃饭，但是他们并没有上楼。

她不高兴地问道：“仆人怎样看有什么关系？”

他回答说：“仆人是会说话的，我必须保护你的名声。”

她厉声说道：“你真正在想什么是你自己的事。”

接着她的心情很快发生着变化，只见她向他更靠近一步，非常温柔地说：

“最亲爱的法维恩，要保证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不会使任何人感到震惊，这是非常容易的！”

侯爵并没有装作误会她的意思。

有一刻工夫，他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

他接着说：

“你很妩媚动人，赫斯特，但是我就是不能想象你怎么能当妻子和母亲！”

赫斯特争辩说：“我不懂为什么我不能。”

从他的目光中，她了解到她永远无法用言语说服他。

于是她用双臂抱着他的脖子，把他的头拉下来贴着她的头。

她说：“我爱你，其他任何事情都是不重要的。”

侯爵吻她。

她紧紧抱住他的时候，他感受到心中燃烧着的火一般的激情。

然而他又深知，这并不是他后半生需要的东西。

这天晚上，在前往参加贝勒斯夫人举行的晚会途中，侯爵不肯让赫斯特搭乘他的车子。

他对赫斯特说：“我们一同到达是不相宜的。”

赫斯特嘲笑道：“说真的，法维恩，你怎么能这样古板？

伦敦人谁都知道我们俩总是形影不离。我们俩究竟是分乘两辆车到达，还是同乘一辆车子到达，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侯爵回答说：“许多人也许会认为我们是从同一个房间来的。”

赫斯特气愤地说：“我敢说你越来越像我的一位未出过阁的姨妈了。”

在侯爵站起来以后，她知道她错了。

她恳求道：“亲爱的法维恩，不要走。我有许多话对你说。我还需要你的吻——渴望得到你的吻。”

侯爵从她的紧抱着的双臂中挣脱出来，走到门口。

他回答道：“今天晚上见。”

她问道：“你带我回家吗？”

他完全知道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于是犹豫了一下。

他回答道：“我要考虑考虑。”

他走了以后，赫斯特夫人气得跺脚。

一怒之下，她故意把一件漂亮的德累斯顿细瓷器从壁炉架上掷下来。

这件瓷器成了碎片。

她对着镜子自言自语：“我一定要嫁给他，我一定要嫁给他！”

同时她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觉得侯爵也许会抛弃她。这时候她想到自己表现得太容易到手了。

她必须做的事是使侯爵产生妒意，并且责备自己先

前没有想到这样做。

她为自己在这天晚上的打扮费了很大力气，决心使自己看起来比平常还要动人。

她穿了一件从邦德街的最高级的妇女服装店买来的昂贵的新式礼服，这件礼服的款式来自巴黎。

她的美发师为她做的发式跟她先前做的发式不同。

她非常巧妙地在脸上涂了乳霜和油膏。

她的手法是那样细致，几乎不露一点痕迹。

然而这使她的皮肤显得更加白皙，她的嘴唇的双弧形线条变得更加优美。

她在准备离开的时候问道：“他怎能不被我打动呢？”

当她下楼来到等她上车的地方的时候，她忽然想起侯爵跟别人不同。

那些人曾经在她面前下跪，发誓说如果她拒绝他们，他们就会自杀。

有一个人确实曾经由于爱她而试图自杀。

然而不管她花多大力气进行尝试，侯爵在他们的关系中仍然处于支配地位。

他总是想怎样就怎样。

她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没有使他发生变化。

因此她每天都很苦恼，担心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他也许会突然离开她。

贝勒斯夫人的寓所离侯爵在格罗夫纳广场的公馆不远。赫斯特来到这个寓所的时候四下张望。

她高兴地见到法国大使在场。

她知道大使的妻子刚刚动身去了巴黎。

大使具有讨人喜欢的法国人的气质，他同引起他好感的每一个女人谈情说爱。

赫斯特从房间的另一端向他走来。

她在他身边坐下，脉脉含情地望着他。她知道自己的这种表情是很迷人的。

十分钟以后，侯爵光临。

在赫斯特夫人脱了手套以后，法国大使把她的纤手拉到自己唇边。

侯爵对这种场面无动于衷。

赫斯特在整个夜晚的举止继续使他感到愤怒。

他一点也不妒忌，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妒忌为何物。

他从来没有任何理由对他爱慕的任何女人不放心。

他一辈子从来不向一个没有完全被他迷住的女人求爱。

他和女人的恋情通常是不断升温，直到他使这种恋情结束为止。

因此他对赫斯特夫人当众出丑感到非常恼火。

他认为应当提醒法国大使，他现在是在伦敦，不是在巴黎。

他很喜欢他的女主人，爱在餐桌旁同她谈话。

在饭后先生们同女士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找到一位先生。

他特别想同这个人谈话，因为这个人是一位北非权威。

他在前不久写了一部关于摩洛哥的书。

侯爵对他说：“我非常喜欢你的书！”

作者问道：“你真看过这本书吗？”

侯爵回答说：“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人们对他有时间看书感到意外，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的社交活动占去白天很多时间，因而主要在晚上看书。

凡是重要的著作只要一出版，他就不假思索地购买。

他的乡间别墅里的大藏书室现在正在扩充，以便有地方容纳他的新买来的书。

他开始带着赞赏的语气谈他读过的书。

那位作者终于说：

“我知道你旅游过许多地方，爵爷，但是我邀请您访问非斯，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这是穆斯林大城市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城市之一，我知道你会像我一样喜欢这个城市。”

侯爵回答说：“我一有机会一定按照尊意行事。”

这时候女主人把他带走了。

她想把他介绍给一个人，据她说这个人很想见他。

一小时以后，他决定回家。

他没有对赫斯特说一句话。

他起立的时候必须向许多人告别。

她仍然同大使呆在一起。

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全神贯注于

彼此身上。

对他们来说，其他每一个人似乎都不复存在。

侯爵事实上知道，有几个人正在悄悄地拿他们的行为开玩笑。

在每个笑话以后都引起了带有一些嘲讽意味的笑声，这使他为赫斯特感到羞耻。

因此他不想向赫斯特告别。

他也不想对她的目光作出回应——他知道她的目光中会有一种挑逗的意味。

于是他朝门口走去。

女主人在他旁边走着，想在他离开之前最后谈几句话。

正当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位老太太站了起来，她是坎布里亚公爵遗孀。

她对贝勒夫人说：“我该上床睡觉了，亲爱的。”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贝勒夫人回答说：“您的光临使大家感到非常愉快。我刚才正在向卡尔瓦戴尔侯爵告别，接着就要到您的身边。”

公爵遗孀眯着眼睛看侯爵，侯爵知道她的眼睛几乎失明了。

她说：“我听到人们谈到过你，年轻人！你要娶那个漂亮的赫斯特夫人吗？我听说她真正是一个难办的人。”

侯爵弄得不知所措。

他一面有礼貌地弯下腰吻公爵遗孀的手，一面回答

说：

“夫人，我相信您一定知道‘独行者走得最快’这样一句谚语。”

公爵遗孀笑了起来。

“这无疑是对的，如果这是你的看法，我在上脚镣以前肯定会三思而行。”

侯爵笑着说：

“我一定接受您的意见，夫人！”

贝勒夫人在离开他以前对他说：

“对公爵遗孀刚才说的话，你切不可介意。她那一代人发表的意见比我们坦率得多。”

侯爵回答说：“我一点也不介意。你是老朋友了，你知道我不打算同任何人结婚。”

贝勒夫人说：“在你恋爱以前，我确信你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对的。”

侯爵莞尔而笑。

“你是说我从来没有恋爱过吗？”

她回答说：“是的，亲爱的法维恩。虽然你也许不相信，我认为你还没有遇到使你如醉如痴的爱情。对太多的男人来说，这种爱情是无法得到的。”

她略微叹了一口气以后接着说：

“当你遇到这种爱情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与那种‘来得容易去得快’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她说得很轻柔，侯爵知道她确实非常喜欢他。

她所说的是一个他从来不想失去的深挚的感情的一

部分。

他弯身向前吻她的面颊。

他说：“谢谢你，我知道我永远可以信赖你。”

“永远！”

他穿过门厅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又去招呼她的其他客人了。

一个仆人帮他穿上晚披风，并把他的高顶黑大礼帽递给他。

另一个男仆问道：

“要我为您叫车子吗？爵爷。”

侯爵摇摇头。

“这里离我家很近，我要步行回去。”

于是他走进夜色之中。

由于有月亮，他很容易辨别路。

他只要走过两条街，就能到达格罗夫纳广场。

他开始意识到，离开挤满了人的闷热的客厅，吸着夜晚的凉爽的空气，真是一种享受。

他在空荡荡的街上走着，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是他的脚步声，这时候他知道他终于摆脱了赫斯特的纠缠。

他很想知道，当她意识到他已经同她一刀两断的时候，她会不会大吵大闹。

他已经习惯于见到女人流眼泪和反唇相讥，可是这种场面总是使他很恼火。

同时这种场面也使他感到有些内疚。

他一再思忖，随便委身于人的女人是不值得体贴或